

明通鑑

第八冊
第一函

紀一 著雍涓灘
盡一年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洪武元年 元至正一十八年 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太祖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

追尊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考曰清皇帝廟

號仁祖妣皆皇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 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有差

丙子頒即位詔于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皆為王 丁丑大宴羣臣于奉天殿宴罷謂御史中丞劉基曰堯舜

聖人處無為之世猶且憂之況德匪唐虞處天下者其得無憂乎朕賴諸臣輔佐之功尊居天位每念天下之

廣生民之眾萬幾方殷中夜思之輒寢不安寐憂懸于心 辛巳御史中丞劉基翰林院學士陶安言于上曰

適聞仿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為不善而一概是從譬猶

登高岡而卻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

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時帶刀舍人周宗上書請教太子上因謂起居

注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

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

之意至深遠矣于是以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徐達兼太子少傅 攷異明史達傳及潘菴史稿皆作少傅惟諸王

者今從 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其詹事左右率府諭德贊善賓客等竝以朝臣兼領諭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

誥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怠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于安佚軍旅之事多忽

而不務一旦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攷異置東宮官明史本紀系之辛巳紀事本末作辛丑誤也

至陶凱請置東宮官屬在三年見明史禮志蓋凱以三年七月為禮部尚書請置東宮官當在其時諸書並

系之是年正月下蓋牽連並記耳今分書之 初皇后馬氏從上軍中躬習勞苦親緝將士衣鞋值歲大歉

上又爲郭氏所疑嘗之食后竊炊餅懷以進肉爲之焦居常儲糗脯脩供上無所乏絕而已不宿飽及貴上比之蕪蕪豆粥滯沲麥飯每對羣臣述后賢同于唐長孫皇后退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羣臣同艱難且妾何敢比長孫皇后也至是以諸臣進秩上欲訪后族人官之后曰爵祿私外家非法且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一旦驕淫不守法度前代外戚之覆敗皆由于此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戰陳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更嚴以法令辟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鳩民何賴焉溢頓首曰陛下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時溢與基同拜御史中丞廷臣多伺上意務嚴苛溢獨持大體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當養人廉恥豈恃搏擊爲能邪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論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亾過制之取民多病焉夫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于寬賦今遣鑄等往定稅額此外毋令有所安擾是時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章溢屢以爲言至是請定處州七縣稅糧視宋制畝加五合餘悉除之上多劉基功命青田縣勿有加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傳爲美談也一日問基以生息之道基曰在于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先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 丁亥上御東閣陶安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亾事安謂喪亂之源由于驕侈上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亾卿之此論深契予心又與羣臣論學術安進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自非豪傑鮮不爲所惑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人主急于功利多中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亾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亾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史安傳

兩事並記無月日證之學士集首所載劉辰國初事蹟作是月丁亥檢洪武實訓同惟實訓論學術別書癸巳今仍據學士集牽連記之

征南將軍湯和既克福州遣人招諭與

化漳泉諸路其福甯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遂進攻延平初上既平方國珍欲遣使招諭友定使者至延

平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使者憑其血酒罌中與眾酌飲之酒酣誓于眾曰吾曹竝受國厚恩有不以

死拒者身磔妻子僂及福州之敗友定自帥精銳守延平和復遣人招諭之不答國史紀事本末言湯和進兵

友定殺使者憑血飲酒酌眾將及賓客語之明史友定傳言太祖發兵伐閩而別遣使至延平招諭友定因有

殺使者憑血取飲之事據此則友定所殺乃太祖所遣之使者與紀事本末具又按明史湯和傳言和駐師南

臺使人諭降不應是論友定降恰是兩次太祖當友定執至應天太祖面詰之言殺我胡將軍又不納使者云云

按胡將軍謂胡琛也事見至正二十五年太祖責之以殺胡將軍而但言不納使者似太祖所遣之使友定未

嘗殺也然則紀事本末言殺湯和之使者亦以不諷蓋和使人諭降或即閩中人且與朝使有時平章胡美左

別故太祖不深詰也今合兩次論降並系之是年仍據明史友定傳書之而增議其異于此

丞何文輝攻建甯克之元守將同僉達里瑪舊瑪作麻夜潛至何文輝營納欵美怒其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不可

日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而欲以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壬辰美等整軍入建甯秋毫無犯民大

悅執元參政陳子琦送京師遣指揮費子賢守之湯和兵至延平隔水而陳分一軍渡河攻其西門友定戰

不利謀于眾曰敵兵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困之乃日夜勒將士擊刁斗被甲偶立不許更番稍休守者怨甚

會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攜貳收蕭院判殺之于是軍士解體多出降者圍十日忽軍器局火

城中礮聲震地我師乘變亟攻城庚子遂克延平友定見事迫乃與元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哈雅舊作

訣曰公等善為計吾一死以報國耳退入省堂拔劍仰藥飲之英輔與達魯噶齊巴哈瑪勒舊作白哈麻皆具服北

嚮拜自縊死哈雅及所部兵爭開門迎降大軍入趨視友定氣未絕也昇出水東門俄天大雷雨友定復蘇會

友定子自將樂來自首軍門請從父死俱械送京師上面詰之曰元已亡若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納使者

今何憊也友定厲聲曰死耳尚何言遂竝其子誅之友定子名海一名宗海工騎射元末所在盜起民間起義

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勝計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事元不終或去而為盜惟友定父子死義時人稱完

節焉友定以農家子起傭伍目不知書及據八郡數招致文學士知名者如閩縣鄭定廬州王翰之屬留真幕

下麤涉文史習為五字小詩皆有義理其子亦喜禮文士有儒將風陳氏既滅鄭定浮海入交廣間久之遷居

長樂上即位徵之至累官至國子助教唯王翰自友定敗以黃冠隱棲永泰山中者十年上聞其賢強起之自

劓死 平章胡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甯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泉州以南郡縣皆望風歸附惟漳州路達嚙鳴齊迪里密實舊作迭里迷失引佩刀刺喉而死時稱閩有三忠謂陳友定迪里密實及福州拜特穆爾也拜特穆爾見前紀以右御史大夫鄧愈爲征戍將軍帥兵畧定南陽以北州郡

是月湖廣行省平章楊璟進兵攻永州元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遂薄州城下守將鄧祖勝出南門拒戰不克閉城而守進兵圍之又分兵攻寶慶元守衛百戶周迪戰死遣官祭之 上既即位元丞相伊蘇舊作也速上書元主頗言庫庫悔悟元主乃諭之曰省伊蘇奏卿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于儉

言不體朕心曠其先業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其思昔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冀甯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搗徐沂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但無以摩該爲名縱兵侵暴耳時元太子仍以庫庫拒命爲詞命

圖魯李思齊及關保摩該合兵討之疏異元主諭庫庫之語見元史順帝本紀系之至正二十八年正月辛巳輯覽謂盡削庫庫官爵在論書後明史不載今系之是年正月之末

初上克集慶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韜等十七衛後又罷元所設平章總管等名定以所部兵五千人爲指揮千人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至是復用中丞劉基議更定衛制大率度要害地

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衛五千六百人所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還則上所佩印于

朝單身歸第軍士亦各歸其衛權皆出自朝廷不敢有所擅調又定取兵之法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留戍之兵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則以罪遷隸爲兵者其軍皆世籍此其大畧也疏異明史本紀不載紀事

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賤人以肥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皆不廉致之也爾等宜戒之 二月壬寅朔定郊社宗廟禮初學士陶安充議禮總裁官

大祀之禮多出安所裁定至是與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始進其議其論圜丘方丘曰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園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周禮大

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園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周禮大

司樂冬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祇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經典所載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是祭社所以親地又書言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是知古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則皆對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秦立四畤漢增北畤遂有五方色帝之名武帝又增立渭陽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吳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魏晉以後宗鄭元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宗王肅者以爲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雖因革不同大氏多參二家之說又自漢武立后土祠于汾陰雒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鄭元又惑于緯書謂夏至于方土之上祭昆侖之祇七月于秦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爲二後世又因之一歲二祭若夫合祀天地始于王莽元始間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皆因之合祭其親祀北郊者唯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元宗四帝而已宋元豐中議罷合祭故政和之專祭北郊者凡四南渡以後唯用合祭之禮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專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順以後唯祀昊天上帝中間惟仁宗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依周制分祭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瀆從祀其論宗廟曰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此有天下之常禮若周文王武王以有功當宗不祧故皆別立一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百世不遷漢每世輒立一廟不序昭穆又有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又于長安故高廟中祀成哀平三帝別立四親廟于南陽舂陵祀父南頓君以上四世至明帝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于世祖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于元莫之改唐高祖尊高曾祖考立四廟于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元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時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

室而不祧者五宗崇甯中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甯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請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從之安等又言古者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唯春秋于各廟自漢而下皆同堂異室則四時皆合祭今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廟上親加裁定命以孟春特祭于各廟三時及歲除則祫祭于德祖廟又定制大祀圓丘方丘宗廟皆天子親祀歲以爲常 癸卯命平章湯和提督海運時大軍北伐使造舟于明州運糧輸之直沽以給軍食 以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爲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諭之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望風欵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它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今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若先遣人宣布威德必有歸欵迎降者不得已而舉兵則扼其險要絕其聲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以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填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丁未詔以太牢祀先聖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戊申上親祀社稷先是中書省進社稷議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社以祭五土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立者曰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勝國之社屋之國雖亾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唯立大社大稷社皆配以句龍稷皆配以周棄漢高祖除亾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立大社大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竝建社稷元宗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如東漢時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以春秋二仲上戊日祭今宜因之是日上親祀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通天冠絳紗袍行三獻禮初上命中書省翰林院議創屋備風雨學士陶安言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亾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若遇風雨則請于齋宮望祭從之

論曰明初議禮始于吳元年召陶安爲翰林學士充議禮總裁是元年所進者卽安議禮時所定之大祀而

事由中書省故李善長傅瓛之名在前蓋瓛時爲中書省參知政事也明史陶安等傳贊曰明初之議禮也宋濂方家居諸儀率多陶安裁定大祀專用安議其餘參彙衆說從其所長裕禘用詹同時享用朱升釋奠耕藉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用劉基祝祭用魏觀軍禮用陶凱皆能援據經義酌古準今郁然成一代休明之治伯兄弼甫陶學士年譜云明初以園三方澤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爲大祀而證之明史學士所議之大祀園三方澤宗廟社稷而已園三方澤用周禮冬夏至分祭至洪武九年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祀天地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定爲正月南郊並祀天地于是天地之分祭者變而爲合祭矣宗廟則立四親廟以德祖爲高祖是德祖卽始祖也嘉靖四年奉德祖于祧室則祖之百世不祧者變而祧之矣社稷則据古禮異壇同壇以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至洪武九年用禮部尙書張籌之議請合祀社稷罷句龍后稷之配而易以仁祖以成一代之盛典于是社稷之異壇者變而同壇祖之不配社者變而配社矣一代休明之治不得與明爲終始可勝慨哉按學士議禮謂社稷之社與郊社之社異社與郊對舉則天地分祭之本義也社與稷異名則社稷異壇之本義也攷洪武元年之制社稷本爲中祀一以示二社之分一以明配祖不配祖之異自九年配以仁祖而社稷不得不升之上祀于是先農朝日夕月之等反降而爲中祀矣此則議禮之疎也夫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之社而二社隆殺之義淆矣社稷同壇則旣以仁祖配社者復以仁祖配稷而配祀之制稷與先農本無區別后稷以配稷又以配先農是先農言則曰先農二仲之祭常祭也故與社同日農祈之祭因祭也故與稷異名今以罷句龍后稷之配遂竝先農之配位而罷之豈知先農者固始爲稷之人議禮之初列之上祀具有精義今以配祖之故躋社稷于先農之上則何以解于逆祀之譏哉然則學士議禮誠爲酌古準今而不謂太祖已及身而盡變之彼張籌者固不足論何以宋文憲之默無一言也

壬子詔衣冠悉如唐制 癸丑副將軍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在平等縣皆降 甲寅湖廣平章楊璟克寶慶先是璟分兵取寶慶下之復爲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璟遣千戶王廷進兵茱萸灘賊眾千

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走遂復寶慶 己未學士陶安等請制五冕上曰五冕禮太繁今唯祭天地宗

廟服袞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四冕皆不用攷異明史禮志系之是年無月日今據陶學士集卷首所載國史作二月己未 壬戌勅贛州

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取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

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自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兵為犄角之勢必無不克廣東既平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

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 乙丑命中書省定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議驗

田出夫于是省臣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

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其田多而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

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上又諭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自今凡有興作不

獲已者暫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悉罷之 丙寅大將軍徐達克樂安先是達未至樂安俞勝納

款禮而遣之勝歸復叛會常遇春克東昌將會師濟南與達合兵追擊勝敗之距樂安五里為土河所隔命軍

士填壩以進郎中張仲毅出降達遣指揮華雲龍帥兵守之 庚午命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攷

國琦潛菴史稿典彙皆作周琦今仍据明史與宗傳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儀狀明秀應對詳雅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郭

淵友等曰諸生於文藝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不流浮靡庶儲德亦有裨助因厚賜之 三月辛未朔

命儒臣修文誠時朱升方進翰林學士命總其事諭之曰治天下者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

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官壺

政由內出鮮不為禍唯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為所惑卿等其纂女誠及古賢后妃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

孫知所持守于是升等編錄上之攷異明史本紀作三月辛未按是年二月小建故辛未乃三月之朔也紀事本末作丁未二月無丁未誤今据本紀 楊璟既克寶慶

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帥師取全州壬申克之元平章阿思蘭遁去于是道州莫友遜甯遠州李文卿藍山

縣黎元帥相繼降 甲申大將軍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之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利于官者少損于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不許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

縣竝令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皆予錄用 辛卯彗星出昴北大陵天船間長八尺餘掃文昌近五車踰月始

沒致異元史順帝紀作庚寅被明史天文志云辛卯又云己酉乃沒辛卯則是月二十一日己酉 丙申征戍

將軍鄧愈帥襄漢兵攻唐州克之進兵南陽敗元兵于瓦店逐北抵城下丁酉克南陽禽元史國公等二十六

人 徐達引舟師泝河克永城歸德許州至陳橋己亥左君弼以汴梁降初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又自安豐走

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諭以書曰天下兵興豪桀竝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

母妻子于亂世今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度日如歲足下

縱不念妻子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幸留意焉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

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大兵下山東西指汴洛李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君弼乃與元將珠展等

珠展譯見前紀帥所部詣達納欵達遣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帥步騎自中灣進取河南 是月遣官祭告仁祖陵

夏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簞卻之令四方無妄獻致異紀事本末系之三月乙酉今據明史本紀作辛丑蓋是年四月之朔也 廖永忠舟師發福

州先以書招諭廣東行省左丞何真真東莞人元末盜起真聚眾保鄉里元至正十四年縣人王成陳仲玉作

亂真攻之不克會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真擊走常殺仲剛以功授廣東都元帥守惠州海寇趙宗

愚陷廣州致異趙宗愚潘巷史稿趙作邵諸書又有作鄧者今據明史列傳 真以兵破走之復其城擢廣東分省參政尋擢左丞贛州熊天瑞

引舟師數萬欲圖真真迎之胥江天大雷雨天瑞舟檣折真乘間擊走之廣人賴以完因舉兵再攻王成誅仲

玉而成卒固守遂圍之募禽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成以出真予之鈔命具湯鑊趣烹奴號于眾曰有奴叛主

者視此于是緣海之叛者皆降時中原大亂嶺表隔絕有勸真效尉佗故事者不聽至是聞上定天下得承忠

書遂航海趨潮州承忠至潮真遣其都事劉克佐籍郡縣戶口奉表詣軍門承忠以聞詔褒真曰朕惟古之豪

桀保竟安民以待有德若寶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羣雄間非真主不屈朕實嘉之今爾真連數郡之眾乃不

煩一兵不折一鏃保竟來歸漢唐名臣何多讓焉是日承忠至東莞真帥官屬迎謁虎頭關遂入廣州元將盧

左丞亦降時分遣指揮陸仲亨等徇英德清遠連州皆下之承忠入城首禽趙宗愚數其殘暴斬以徇廣民大

悅遣使馳諭海南北諸道令納印請降事聞詔真馳驛入朝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桀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者次也負固偷安身死不悔斯其下矣卿輪誠納土不逆顏行可謂識時務者擢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張異明史永忠本傳馳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等郡重修三編以爲此皆漢郡非元明間地名乃易爲海南北諸道今從之

丁未禘享太廟奉懿祖以下皆合祭

德祖妣居中南向懿祖妣東弟一位西向熙祖妣西弟一位東向仁祖皇考妣東弟二位西向先是詔製太廟祭器上曰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隨時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夫生旣不用

死而用之甚無謂也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 戊申命諸臣圖

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諭之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

此者欲令後世子孫知王業之艱難不敢以富貴驕也 徐達帥大軍自虎牢關進次河南塔兒灣元庫庫弟

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陳于洛水北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陳敵發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殪其前鋒

大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敵大潰脫音收散卒走陝州我軍追奔五十餘里達遂進營于洛陽城北門李克彝

復走陝西元梁王阿掄降 舊作阿魯溫輔覽譯改阿哩交今据重修三編 察罕特穆爾之父也餘皆望風降遁達遣左丞趙庸守之

壬子常遇春克嵩州元守將李知院降甲寅入其城分兵下未附諸山寨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

曰史傳所書漢唐宦官之禍亦人主寵愛自致之耳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輩在官禁止可使之供灑掃

給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預政不典兵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

困之復造浮橋于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城中食盡援窮鄧祖勝仰藥死叅政張子賢等猶率眾拒

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璟趣軍士四面亟攻之丁巳夜三鼓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帥眾

巷戰天明眾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于是耒陽等

州皆相繼降 戊午元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降庚申福昌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刺魯許州右丞謝李陳州

知院楊崇皆遣人詣大軍降辛酉參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莽兒降常遇春下汝州又分兵徇

郊縣于是河南悉平 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元脫音特穆爾復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大軍徇

裕州守將郭雲以義兵保其城累遷至平章時河南郡縣皆下唯雲獨爲元堅守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出戰被執大將軍呵之跪雲植立嫚罵求死脅以刃不動大將軍壯之送之京師上奇其狀貌釋之會上方閱漢書問雲識字否對曰識之因授以書誦其語甚習上大喜厚加賞賜尋用爲深水知縣有政聲 詔免山東夏稅秋糧凡中原經兵亂流離失業者遣使分振之 甲子上發京師幸汴梁時有言汴梁居天下之中宋之故

都在焉上方欲與大將軍謀取元都遂以視師行留左丞相李善長御史中丞劉基居守 丙寅馮宗異克潼關方大軍之下河南也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合兵守潼關會火焚思道營思齊移師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等駐關至是聞大軍至思齊棄輜重走鳳翔思道走鄜城宗異入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望風奔潰方宗異克陝州上遣使諭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徐達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守關以遏西路之援事畢且帥所部兵回汴梁 是月曲阜孔克堅來朝克堅先聖五十五世孫也元至正間襲封衍聖公有薦其明習禮

樂者徵爲太常同知禮儀院事以其子希學襲封未幾克堅遷國子祭酒尋謝病歸時天下方亂起爲集賢學士山東廉訪使皆不赴方大軍之定山東也克堅稱疾遣希學來謁大將軍達送之京師希學奏父病不能行上敕諭克堅末有稱疾則不可之語會克堅奉建元詔下將入朝行至淮安聞命皇恐兼程而進至是進見于謹身殿上問其年對曰臣年五十有三上曰卿年未邁而疾嬰之今不煩爾以官惟先聖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温厚宜俾之進德修業以副朕懷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厲族人

因顧侍臣曰先聖後裔宜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命暫留京師 初置山東行省以江西參政汪廣洋調任山東參政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上之卽位也進安知制誥兼修國史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遲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至是以江西參政闕論安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勇陳王道及參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之地撫綏化導宜莫如卿安辭上不許遂之官

取異據安傳擢知制誥兼修國史在是年授江西參政之前潛菴史稿系之元年正月庚子證之學士集首册命之文則同在是年四月無日蓋一月先後聞事也賜帖子在知制誥時今並系之 四月授江西參政之下 五月庚午朔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謀于大將軍達達曰此三秦之門戶目前健

將無如郭興者乃令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兵守之宗異回師至陝州與達俱還河南達分遣指揮王臻討平號州山寨指揮豐諒任亮討平鞏縣雞翎山寨並天堂王山等寨參政傅友德取凌青黑山二寨悉收叛民降之 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噶齊拜珠舊作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布延特穆爾舊作普顏帖木兒張朝以奉詔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大兵適至募民兵迎戰無應者既而藤州守將吳鏞出降布延帥所部百餘人走鬱林朱亮祖勒兵追之布延戰沒翺赴水死亮祖

駐師藤州改異朝紀事本末作翔今據三編 庚寅車駕幸汴梁召大將軍達等詣行在 辛卯改汴梁路曰開封府 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自河南來謁行在上授宗異為征鹵右副將軍留守汴梁 癸巳置中書分省于開封

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克之于是鬱林潯貴諸郡悉平尋會楊璟之師于靖江 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扈從授河南衛指揮使都督同知康茂才留守陝州任亮守嵩州 六月庚子朔徐達朝行在改異據紀達朝行在在是月庚子而紀事本末言五月庚寅召達等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是二人之至行在在先達以在河南部署留守事宜故遲十日始行也諸書並系之五月蓋牽連記之耳今分書之其餘達至之月日仍據

明史 上置酒勞之且謀北征問計達曰臣自平齊魯掃河洛王保保途巡太原觀望不進及潼關既克張李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搗元都可不戰有也上據圖指示曰知言誠是然北土平曠利騎戰宜選裨將提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使彼外援不及內潰自生必可克也達復

進曰使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上曰元運已衰行自漸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置防其侵軼可也達頓首受命 壬寅上躬祀開封府諸神仍遣官祭境內山川癸卯徐達辭行在會副將軍之師議北征

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皆遣使納款歸附 初楊璟克永州先遣左丞周德興分兵扼靖江險要絕其聲援大軍至直薄靖江屯北關分遣參政張彬屯西關會朱亮祖自廣東來

屯東門象鼻山下四面圍攻凡二旬不下環謂諸將曰彼所恃者西濠水耳決其隄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引兵攻肺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水涸築土隄五道傳于城城中固守又兩閱月元守將額爾吉納舊作也兒吉尼

等勢蹙驅兵出南門戰指揮胡海洋擊敗之環乃陰遣人構其總制張榮榮以書繫矢射環營期以是夜降王

引兵攻肺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水涸築土隄五道傳于城城中固守又兩閱月元守將額爾吉納舊作也兒吉尼

等勢蹙驅兵出南門戰指揮胡海洋擊敗之環乃陰遣人構其總制張榮榮以書繫矢射環營期以是夜降王

戊漏二鼓榮遣其戲下表觀總城出備言城中乏食可取狀環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賓賢門

入至期命諸將帥眾徑進額爾吉納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禽之時靖江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

訪使僉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元帥約尼圖們舊作元禿蠻萬戶董綽哈舊作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先後力不支自

殺致異據諸書所記克靖江事但言禽也兒吉尼而自帖木兒不花先是張彬攻城為守者所詬恚曰城下當

悉屠之比克城環先下令曰殺人者死彬懼而止眾心遂安 乙丑詔賜北征將士夏衣 戊辰廖永忠進兵

南甯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耀珠等舊作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命真守其城送耀珠至京

師 是月定國子學官制增設祭酒司業等官以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掌監事 遣使祭元故平章察罕特

穆爾 秋七月己巳朔廣西左江太平路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路土官岑伯顏遣使賞印詣平章楊璟軍納

欵 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遁後帥餘眾退保象州廖永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賓州界阿思蘭遣其

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詣永忠納欵許之 征戍將軍鄧愈克隨州降元

右丞王誠于是葉舞陽營山等州縣皆相繼下之王午分遣指揮吳復討平牛心光石洪山諸叛寨均房金商

之地悉定 戊子永忠下象州阿思蘭師所部自詣軍門上元所授銀印三銅印三十七 庚寅命振恤中原

貧民 辛卯上將還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上諭之曰中原之民久苦兵革朕欲拯之水火故命卿

等北征非得已也唯是元之祖宗入主中國天實命之及其子孫罔恤民艱始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每

觀前代革命之際屠戮如仇違天虐民朕不忍也諸將克城之日勿虜掠勿焚蕩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

元之宗戚宜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成朕伐罪弔民之志丙申上發開封 丁酉楊璟徇地至郴州元守將左

丞楊以誠詣大軍送欵是時廣西悉定環自靖江振旅還 是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天下府州縣開設學

校上嘉納之 廣東既平有南海賊馮簡等作亂邑人關敏倡義擊賊死之官兵討賊既平以其事聞上曰敏

生未授官而能仗義討賊没于王事朕甚軫之詔特贈敏敦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表其鄉曰忠義命立祠祀

之 閏月己亥朔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師于河陰遣諸將分道徇河北地庚子右丞薛顯參政傅友

之

德兵至衛輝元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克之癸卯至彰德二復走降其部將陳同知等甲辰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昱棄城遁邯鄲尹都文玉帥父老迎降進攻趙州獲元將侯僉院等凡所克城邑皆遣裨將守之友德等各帥師會于臨清 丁未車駕至京師 己酉大將軍達師次臨清議以水陸之師分道竝進遣人詣東昌檄都督同知張興祖詣樂安檄指揮華雲龍皆以師來會庚戌

令傅友德帥步騎以開陸道會友德游騎獲元將二人以為鄉導又令都督副使顧時浚輝以通舟師自臨清至通州之路政異顧時浚輝通舟師見明史徐達及時傳而紀事本末乃書朱亮祖勒民夫濬河知府方克勤平事是時克勤方自京師朝覲歸其年十月罷官則朱亮祖之至及克勤之禱雨正八年五月六月間事也且是年亮祖征廣西何嘗從大將軍北征耶今刪去改入洪武八年 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大將軍達遂帥馬步舟師刻期北發命政守東昌竝鎮撫臨清會副將軍常遇春

已先驅陷德州遂合兵取長蘆戊午元守將左僉院遁遂克長蘆扼直沽河得海艘七比橋以濟師于是遇春與張興祖各帥舟師竝河東西以進大軍統步騎在前水陸輻湊元丞相伊蘇左次海口望風而逃燕都大震

癸亥大軍至河西務敗元平章之兵禽其知院等三百餘人丙寅遂克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布顏特穆爾舊作穆爾力戰死之是日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于是詔以淮王特穆爾布哈兒不花監國慶通舊作慶童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時左丞相實勒們舊作失烈門及知樞密院事赫色舊作赫色黑斯官者趙巴延布哈顏不花皆諫以為不可行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死守奈何

棄之臣等願帥軍民及諸集賽岱舊作岱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遂以夜半開建德門由居庸關北走先是元主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摩該合攻庫庫而令關保以兵成太原庫庫憤甚引軍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于是元主下詔盡削庫庫官爵令諸軍四面討之時大軍方進兵潼關思齊等倉皇西遁而摩該

關保等尋為庫庫所禽殺元主大恐乃悉復庫庫官令與思齊等分道捍禦詔下而思齊等會諸將于鳳翔總關陝秦隴強兵十餘萬不急國難猶日與庫庫干戈相尋未及一月而大軍直薄都城救援不及以至于亡

是月詔定軍禮中書省會儒臣議親征遣將禮奏之 詔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諭中書省曰布衣之士

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定制自今除府州縣官賜白金十兩布六疋又諭新授北方守令曰
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等宜體朕意善拊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
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特民有受惠之實即汝亦獲循吏之名勉之 詔免吳江廣德太平甯國
和滁水旱災租 八月庚午徐達等兵至元都次齊化門將土填濠乘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

淮王特穆爾布哈中書左丞相慶通平章德爾畢什舊作送兒必失保賽音布哈舊作卜賽及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

穆辰舊作滿川等不降死之餘不僂一人封府庫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宮人妃主皆令其宦

者護視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市肆不移尋下令凡在元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時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欲

投井爲其僕所守乃給僕取酒乘間投井死左丞丁敬可郭允中皆死之達遣人赴京獻捷仍令薛顯傅友德

等分守古北諸隘口又所獲宣府鎮南威順王子六人皆送京師 壬申以京師火災四方水旱詔中書省集

議便民事 甲戌徐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又遣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張興祖洵永平

路下之 丁丑始定六部官制初中書省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各營造諸務至是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部

每部設尙書侍郎等官仍隸中書省又各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以資佐理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初上

幸汴梁基與丞相李善長居守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寺有過者皆

啟皇太子寘之法人憚其嚴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

卽斬之由是與善長忤上歸善長愬基僂人壇墮下不敬諸怨基者亦交譖之會上以早求言基奏士卒物故

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工匠死齒骸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于和氣上納其言旬日仍

不雨上怒會基有妻喪遂請告歸許之 己卯以元都平下詔大赦殊死以下將士從征者恤其家逋逃許自

首新克州郡毋妄殺輸賦道遠者官爲轉運災荒以實聞免鎮江租稅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衍聖

公襲封竝授曲阜知縣如前代制有司以禮聘致賢士學校毋事虛文平刑毋非時決囚除書籍田器稅民間
逋賦免徵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鰥寡孤獨廢疾者存恤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復他利害當興革不

在詔內者有司具以聞 壬午上幸北京初上欲營都于汴梁不果及平元都下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朕將以春秋往來巡守又命徙北平民于北京尋改大都路曰北平府置六衛改飛熊衛曰大興左衛淮安衛曰大興右衛樂安衛曰燕山左衛濟甯衛曰燕山右衛青州衛曰永清左衛徐州五所曰永清右衛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北平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大軍往取山西又授平章湯和爲偏將軍與右副將軍馮宗異平章楊璟等從行 甲午放元宮人 是月以滕毅爲吏部尚書錢用壬爲禮部尚書楊思義爲戶部尚書周楨爲刑部尚書毅鎮江人上初平吳毅以儒士見留徐達幕下尋除起居注吳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召還至是擢居吏部一月改江西行省參政卒用壬廣德人元故翰林院編修奉使至平江爲張士誠所留大軍下淮揚來歸累官御史臺經歷預定律令尋佐陶安定郊庠社稷諸儀至是授爲禮官凡禮儀祭祀宴享貢舉諸政皆專屬之又詔與儒臣議定乘輿以下冠服諸式時儒生多習古義而用壬考證尤爲詳確云思義未詳其籍里吳元年設司農卿以思義爲之至是擢居戶部凡請令民間植桑麻及奉詔設立預備倉諸善政皆其所經畫者時稱其能楨江甯人上平武昌用楨爲江西行省僉事歷大理卿與李善長劉基陶安等定律令書成上覽之稱善至是遂擢刑部尋改治書侍御史 初上將卽位召同知南康府事王禕還與諸儒臣議禮尋坐事忤旨出爲漳州府通判至是上疏曰人君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昔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生物之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搏擊肅殺然可暫而不可常若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法天道順人心今浙西旣平科斂當減幸陛下留意焉時上反元政尙嚴厲故禕以爲言上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 詔徵元故官至京師 九月癸卯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安前守黃饒有政聲擢爲監司益修其職莅任數月遂卒于官病劇猶草時務十事以上上覽而惜之親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安宇主敬少敏悟博涉經史尤長于易元至正初舉浙江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避亂家居上克太平安一見識爲真主慨然以身許之凡事上十有四年所陳皆王道所論皆聖學